



前漢書
十二



伊 8
1735
28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呂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呂費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

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

之噲曰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

卮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卮讀與夷同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卮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卮官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呂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

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卽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



曰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呂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曲音丘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贊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並反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

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贊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

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暴師霸上呂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不為王故高紀云呂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

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

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

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水縣名也音灼曰白

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一說並非也西謂隴

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

破之從攻雍棗城先登師古曰棗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前漢四十一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鄆槐里柳中咸

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李奇曰呂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

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也師古曰樊川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蕢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蕢棗城功臣表有蕢棗侯師

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呂將軍守廣

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即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

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呂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贊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贊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蔡母印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蔡母名印也蔡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

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

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呂相國擊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

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

二千石呂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

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

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呂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

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

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

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

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

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

餘商呂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

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特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呂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

邯別將於烏氏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泥邑今在邠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拘音荀賜食邑武城六

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呂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

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

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太

上皇衛一歲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

垣

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巨軍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呂破布軍更封為

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

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呂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

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

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

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

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戚見也

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

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破樊會召時

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

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常奉車

師古曰

曰為沛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呂胡陵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

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師古曰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

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躐兩兒棄之服虔曰躐音撥音灼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而向樹也應劭曰古

音是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曰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漢王怒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

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

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廼開其圍一角高帝出

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閒暇所居固士卒卒呂得脫師

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廼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

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呂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頰

師古曰頰音昔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

故號滕公及曾孫頰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

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呂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

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呂中謁者從降下碭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

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

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

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

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

所謂左右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擊楚官也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

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

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平陽師古曰北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鄧蕭相師古曰此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從擊漢王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白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師古曰若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
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
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
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
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

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
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
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
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
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
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有罪絕武
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
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
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離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

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

國四月擊陳稀屬太尉勃呂相國代丞相噲擊稀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呂備邊竟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呂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翁死首於元反胸首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

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

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

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呂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李奇曰或呂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郡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

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蕪竹邑擊項

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至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呂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師古曰侯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
除

周緤沛人也

師古曰緤音息列反

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

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緤為信

武侯

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呂為愛我賜

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酈城侯

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

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酈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

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酈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

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

弓發此言也犂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呂其母犂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

言士不繫於世類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迺獲

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自知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呂啟

宦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呂酈寄為賣友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今寄

行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終

魏川出鳳臺
氏關南開甫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

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已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

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

張耳耳歸漢漢已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

漢王已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已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

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類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呂列侯為

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

相國而蒼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

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曰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

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為

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

入奏事孟康曰呂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呂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

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

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

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呂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呂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廼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

煩公欲勞煩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

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殿秩位為左遷佗皆類此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

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昌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昌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

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昌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

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主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敬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

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

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

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為相廼抵

堯罪昌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昌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

呂後坐事免呂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呂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呂為漢當水德之時

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

呂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音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呂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

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呂救其死刑故也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呂為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呂為博士草立土德

時歷制度張晏曰呂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紉謝病稱老蒼任人

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呂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

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

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

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呂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蹶音厥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

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呂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呂為關內

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免相文帝曰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迺曰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

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曰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

而丞相嘉自紬師古曰紬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墀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墀音如椽反解在食貨

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

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墀

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

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相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皆曰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專遵用秦之顛項

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已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昌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西川宅鳳園氏書而附

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

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反賢者豪者皆不敢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

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反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

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

及古開 尾氏

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手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

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

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

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呂東屯鞏

雒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天而民呂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呂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前漢四十三

之北上黨之南 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贊曰飛狐在代郡 守白馬之津

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呂地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

疆負海岱阻河濟 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呂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即呂侯其將得賂則呂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

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

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

同姓 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

之親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 師古曰

通孟說非也 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

各故謂此爲北 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隄距飛狐之口天下後

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

縱酒 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馮據也

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

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為食其

賣已

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上呂

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

除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

居左右常使

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

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

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欲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疆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迺欲呂新造

未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強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

人家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

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曰言其易

於是佗迺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

人呂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呂來未嘗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

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

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曰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曰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

趙城其後已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曰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鄉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

為我著秦所已失天下吾所已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也及古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曰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迺出所使越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鼓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

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已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

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

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

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

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廼呂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廼

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漢

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

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廼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贊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呂發喪方假貧服具

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

同恤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

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

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前漢四十三

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閱籍孺師古曰

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閱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閱籍孺誤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道路皆言君讒

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

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

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

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已爲背之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

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

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已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

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遂自剄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

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

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

布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師古曰郃邑名也即今武積德絜善十餘世師古曰

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

馬箠者曰示無所攜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文類曰二國爭田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武王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都雒曰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曰王無德則易曰亡凡居此者欲令務曰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曰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曰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
 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曰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曰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已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曰爭利愚曰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曰踰句注三十餘
 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曰舌得官廼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曰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

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謂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

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

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

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

呂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

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呂此自慰奈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

為公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呂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

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一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

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

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

可呂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呂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辭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各何師古曰辭縣名屬魯國秦時呂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

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

古曰將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

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

罷之廼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

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廼亡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通從之敗定陶從

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曰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蕞與絕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呂十月為正月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

引呂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

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呂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呂下陳東方西

鄉師古曰鄉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

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引諸

侯王呂下至吏六百石呂次奉賀自諸侯王呂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呂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

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呂為郎

通出皆呂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呂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呂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

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

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師古曰適臣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讀曰嫡臣

願先伏誅呂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

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呂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

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

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

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師古曰請空際之時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

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已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

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

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

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而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

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曰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

出旗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

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呂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梓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

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

陽不終其節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

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

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終

馬川毛鳳蘭
氏雷固南甫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

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在日吏

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呂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呂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衷金椎椎之

師古曰衷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

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邑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曰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詔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詔古委字詔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謫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頤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戰次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

祀已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已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已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各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亾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已反國韋昭曰子紇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已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亾代高帝奪之國已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郿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已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已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亾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已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隋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已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呂其郎

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呂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

蒲侯大子奇謀反欲呂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

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呂閉口

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軒嚴助傳作簡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

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又陽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亾命棄市詐捕命者呂除罪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呂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呂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齋帛五十匹呂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呂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屬食器孟梳之屬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飲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已

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

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况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贊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蘇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曰私害公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

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

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

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言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

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曰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曰

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曰褒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曰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曰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曰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曰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曰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

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曰厲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曰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安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

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曰反問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反師古曰詔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

詞同然音則與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

前漢四十四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與

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呂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今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

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訊問也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子逮不遣如淳曰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

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

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

還呂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呂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

計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

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呂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

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

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呂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呂為子太子不呂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呂封之淮南

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

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

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

聞上呂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

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呂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呂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

不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亾及建見治王恐國陰

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

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呂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微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呂發兵廼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遺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呂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

人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

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呂亂

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亾道事

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呂上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

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呂

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

聞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

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呂為非是卻

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

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呂此恚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弃歸師古曰為夫所弃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呂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呂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言事計須撫之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殉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

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

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

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呂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語無休止欲

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呂

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

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今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今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

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良淮南起并其國呂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英契約為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呂淮南事繫師古曰繫之

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

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已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

之中尉大行還呂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

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

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

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

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呂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閼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彊獷好為寇

亂常須呂兵膺當而懲艾之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呂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師古曰 漢書 淮南王傳 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

家追書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

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呂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呂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呂物甬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呂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呂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

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

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呂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

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呂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呂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

呂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湯喻沸熱不可近師古曰金呂喻堅為君計者莫若呂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

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呂此說

武臣武臣呂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

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

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何

呂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將也音徒鈞反將

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

齊王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也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

阜張曼曰於成阜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然兵困於京索之

關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臣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

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不死凶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臣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及爭張騫陳釋之事師古曰騫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已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亾如鼠之藏窟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泚音

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亾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臣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故臣臣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亾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

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亾

故臣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臣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臣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

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一斛晉灼曰

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蠱蠱之致蠱師古曰與音讀曰預蠱蠱也蠱毒也蠱音丑界反蠱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今罷去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縵請火於亾肉家師古曰縵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燻治死大燻音似廉反亾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

毋非談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臣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臣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臣百數被為冠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

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臣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獒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曰棘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曰為塞者也師開朔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呂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呂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常人也呂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爵師古曰如說見也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呂為鹽伐江

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陽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

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也夫呂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呂此致死也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今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下穎川兵塞

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

此計則漢河南郡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峻阻其難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巨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

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巨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巨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巨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巨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巨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

頻又音省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葢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

火故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亾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微幸邪師古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呂上呂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呂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

其期又僞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辯士隨而說之黨可呂微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丘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呂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亾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與母兄也上書訟太子學言充遁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取之士已自隨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

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已所常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縠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二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貫達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冠禪纒步搖冠飛

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纒步搖冠飛

翻之纒服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已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已作纒也臣瓚曰飛翻之纒謂如蠅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

音戈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已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已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已充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類

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人錢贖罪上許之令各已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已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之主之車騎也

盡効没入官

如淳曰今之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

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曰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曰教敕

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居示人也於是上曰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今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者令胡巫視鬼汗呂酒醴地今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曰誣其人也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呂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呂巫

蠱吏輒劾呂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

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種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呂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呂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曰梓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

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

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

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人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目古側字

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曰下僕邀

不足數師古曰僕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下僕邀

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諱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悞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耗目闇也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 雖加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呂富國彊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 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呂省轉

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呂為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為解師古曰自 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坎寔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 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呂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呂為中國常呂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呂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目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 躬倚祿曰師古曰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呂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師古曰

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李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師古曰救整也立

威震四夷因呂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呂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不呂言應天呂實不呂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呂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安

呂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諛古謂字

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呂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彼悔過自責疾誅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呂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

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呂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鼻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

之策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呂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祝

前漢四十五

盜方呂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

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誨師古曰誨古呼字音火故反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唯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俳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俳徊謂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焱疾風也言增若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藜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張晏曰藜藜草名也蔓延於地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張晏曰泣蘭草名也蔓延於地荏蘭

蜺曜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日微孽杳冥兮如淳曰虹蜺覆日音牛列反未開

痛入天兮無所告語也諱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鳴誨冤際絕兮張晏曰躬自目被讒枉而與君絕也誰語

風為我塗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塗古吟字嗟若是兮師古曰嗟者言自喻也誰語言是何用久留而生欲何留

龍兮師古曰龍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盤其須師古曰盤與孽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反仄期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僇應劭曰亨鄺食其敗田橫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

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

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

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

流其工放驩兜竄三苗殛絲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

春秋曰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

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翟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樂書構卻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鄆

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是反弒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伯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

秦无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叛令王殺之宰詒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詒

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

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

瘞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明謀宋江充造蠱太子殺息詐歃血加盟書曰證之公曰故殺瘞師古曰瘞音在戈反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西川中鳳園
氏園園開甫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亾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

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曰馴行孝

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

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謂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

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許慎云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問問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謹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曰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曰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稱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

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澣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踰師古曰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矣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曰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曰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陵邑中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也迺謝

罷慶師古曰告今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

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首工衛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宜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

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

相疲駑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曰人皇房孟康曰八神

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師古曰惟思去者便居者

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

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

應不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且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年觀明堂

不舉職是空其官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使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呂興徒四十萬口搖蕩百

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

所率而并徒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

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己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懷此志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

為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今自殺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

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曰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已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曰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

之之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

呂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召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呂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呂此特識之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賢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地馳延也音弋鼓反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曰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

功拜為中尉三歲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呂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呂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後薨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諡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曰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

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呂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呂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

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呂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淫故溺袴是呂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之事而弊敗其衣服呂是

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呂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呂二千

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五康曰歐音龜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呂

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名者循名呂責實其尊君卑臣也此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呂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亮反

屬呂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而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

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呂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終

漢書四十六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惣數其為王之年孝

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師古曰比頻也雷謂雷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

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親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二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

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

呂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

太子太后心欲呂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鬪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呂嗣事師古曰不敢更言此事言

於太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

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各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

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

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

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

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

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

為阻師古曰依山呂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

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呂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呂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算私與其奴亾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煩妙反殺人取財物呂爲好如淳曰呂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亾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亾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

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畫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母得呂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

命毋得呂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

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

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爲宰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窄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

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呂此使人

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各也犴音岸人辱其

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亾去睢陽太守

怒呂讓梁二千石二千石呂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
 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呂下具知之欲呂傷梁長吏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呂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呂輔王故
 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臬任后首
 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
 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
 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呂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
 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

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

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曰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

之私聽聞中葍之言應劭曰中葍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為夜也春秋為

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葍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

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呂惡言按驗既亾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呂偏

辭成臯斷獄亾益於治道汗蠖宗室孟康曰蠖音漫師古曰蠖音秣謂塗染也呂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呂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呂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呂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日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呂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呂清白之狀付有司也呂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策之言諄暴

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辭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置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王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

呂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

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眚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呂

和更相眚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呂

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貫赦

師古曰貫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微幸得踰於

須臾

師古曰莫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言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

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

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

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言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于而帝親弟故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亾厭

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西川宅園氏雷南周甫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言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

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

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言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言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言

為能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言為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迺草具

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

文帝謙讓

未皇也

師古曰皇服也自以為不當改制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師古曰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已適去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諭師古曰諭譬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 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侯字侯待也 次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 讀曰沉汨音莫歷反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今逢時不祥師古曰不祥讀曰呼 鸞鳳伏竄兮鴟鴞鴟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鴟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鴟音干驕

倒植師古曰植音值謂隨夷溷兮 賢聖逆曳兮方正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

反也 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

距躄廉李奇曰距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躄師古曰距音之石反躄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距柳下惠之弟蓋萬言也 莫邪為鈍兮

寶劍因音灼曰世俗為利為劍以冠名 鈎刀為鈎徹師古曰音弋占反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驂也音管 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

屢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屢反在上也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

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諍曰李奇曰諍告也張晏曰諍離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

人不知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達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曰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 偃蜩懶曰隱處兮服虔曰蜩音臬應劭曰蜩懶水蟲害魚者也偃張晏曰潛藏也 夫豈

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蝦水蟲螾今之蟻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懶況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螻音丘謹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架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

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

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

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音一胡反又

故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蟴

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音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瀆必為螻蟴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

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才則反服似鴉音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誼為

不祥鳥也誼既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

臣為壽不得長迺為賦臣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

卯為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庚子曰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斜日昃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

異物來啐私怪其故

孟康曰啐音萃萃聚集也

發書占之識言其度

師古曰識驗也微驗之書也識音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

師古曰子服者言如其美稱也古虛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師古曰淹遲也

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曰意

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意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

泐穆亡閒胡可勝言

師古曰泐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泐音勿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

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曰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斯遊遂成卒被

五刑

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傅說胥靡迺相武丁

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師古曰極止也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鳥識其時

師古曰鳥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

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點反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冶鑄爲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轉玩弄愛

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

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

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戊或曰怵怵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爲鉢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儻

若囚拘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音人肩儻儻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

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荒與

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

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澹辱若深淵之靚汜

辱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此音敷劍反不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

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巨疑師古曰蒂芥小艸也帶音丑芥反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禱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

道所已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從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巨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巨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

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淮南濟北

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

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巨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巨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前漢明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槍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槍音槍吳人罵楚人曰槍

執數之於前因陳治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執急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曰幸

天下曰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曰為萬世法程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明達

師古曰程式也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諳自謂也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强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也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或也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

曰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十此者虐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曰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其下亦同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

孟康曰彗音衛日中盛者必彗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

屬而抗到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

豈有異秦之季世虐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相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已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非有宀室之執曰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

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

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

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已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

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謨是矣諉音文瑞反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人赦死

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制諸侯王則夫秦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

也頓讀師古曰解支節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排擊也音胡懈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

則斧師古曰髡髀也音髡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呂芒刃師古曰呂芒刃也臣呂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呂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

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呂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呂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所曰數償之二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誠曰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細

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淳曰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師古曰搗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

元王之子弟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

權曰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媿為天下

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師古曰顧如此而不能解非豈倒懸而已師古曰豈又類辟且病瘵服虔

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師古曰信

疾堅久

師古曰踈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踈今所

癖不能行也師古曰癖足
病疥風辟音壁癖音肥
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五尺

臣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

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臣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臣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二大縣臣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臣臣為屬

國之官臣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掩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臣漢事告匈奴也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臣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絳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臣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臣為要襟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褱其

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臣廟而不宴者也師古

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臣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徒臣偏諸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臣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臣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臣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自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耨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曰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耨音夏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且是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

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

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

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寒兩廟之器如淳曰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奉取也音奪又音蹇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

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曰為榮也師古曰如

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為詔令安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曰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曰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引削書札筐篋所引盛書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

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幾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

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

曰維所引繫船楫所引刺船也詩云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呂禮師古曰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赤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

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呂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居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居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曰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者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闕則諫

進善之旌

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謗之木

師古曰誹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

者則擊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

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達反

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

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

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

在禮樂志

步中采齊

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

趣中肆夏

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

並音竹仲反

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

夫三代之所曰

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發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曰勸善刑罰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與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曰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政之曰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

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

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辜不及

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十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笞

馮棄市之法

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虐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呂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閹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投鼠而不敢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曰直履

師古曰直者履中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曰長繩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曰如此也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

師古曰行音胡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鄭氏曰釁漆面曰

也師古曰釁也呂毒藥重也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

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為也頑頓亡恥

師古曰頑讀曰鈍

莫詬亡節

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

不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到反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

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師古曰簞簞所曰盛飯也方曰簞坐汗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曰諱

之也師古曰諱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何問也域聞譴何則白冠釐纓鄭氏曰曰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舉

界局也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切系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法治之也加劍當曰自刎也或曰殺牲者曰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師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

曰應如二說皆是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其有

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摔抑而刑之

也師古曰摔持頭髮也抑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吾遇子有禮矣遇

有禮故群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

矜尚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

方也使忠臣曰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

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是時丞相絳侯周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

呂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呂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下所呂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庶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適足呂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為其所吞食足呂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呂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呂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呂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呂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呂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呂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呂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

陽包陳呂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呂扞齊趙淮陽足呂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也屬美也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也師古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毫則所欲皆如意高

拱日成六國之既難巨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贊曰謂巨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

知其皐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巨王死之不

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巨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憤快志刺手巨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刺利也音入再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

擅仇人足巨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言資權則當色漢雖割而為四四子

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

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隊馬死李奇曰文三

言勝為有兩名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巨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齊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吝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曰下並史家之詞

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

呂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枝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呂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呂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呂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呂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呂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呂壞其心此五

其術固已疏矣誼曰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書四十八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群盜者群衆相隨而為盜也高后

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

師古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

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

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

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盜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呂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

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上弗許淮南王並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呂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

為呂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盎入頓首請臯師古曰自責

上曰呂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呂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呂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呂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

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

由由不受也陛下五呂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呂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盎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呂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

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諍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攔轡師古曰攔與擊

同也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

也師古曰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即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立后慎夫人適妾

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召為慎夫人

適所召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廼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入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召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

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

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

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師古曰欲因間隙私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

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

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召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召益聖而

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召聖主責愚相君受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

臯詔赦呂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呂反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嬰入言上迺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呂反獨急斬錯呂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泰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呂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呂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

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呂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迺悉呂其

裝齋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醇者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

呂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索公師古曰

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

患迺呂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曰

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履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吳楚呂破上更呂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呂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

徒也

徒也

徒也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

生不能無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

緩急之事不曰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

是也解者若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梁王曰此怨盜使人

刺客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迺見盜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備之盜心

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格文穎曰音陪秦時賢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青通請錯匪躬之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各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

師曰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曰峭字與峭

于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曰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

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曰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曰聽言

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曰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曰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師古曰言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

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夫多誦而不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
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索之盛物也是時匈奴
彊數寇邊上發兵曰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承挫折也自高后曰來隴西三
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曰當
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錄此觀之師古曰錄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中木所在師古曰中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
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師古曰藿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藿音完中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
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杷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集齊也

失師古曰金鉦也鼓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已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已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已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已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

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

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

力者騶發騶發矢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矢之矣臬音牛列反

即謂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音皮作如鐙者被之木薦音木

也師古曰說非也箭音息嗣反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已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已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已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已大為小已彊為弱在俛仰

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已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嗟

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

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曰此當之平地通道則曰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曰眾

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

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曰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

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容反 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

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

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

於道服虔曰債什也如淳曰債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後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

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曰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曰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目喻耳 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且擾亂邊

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巨明之詞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且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且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暎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且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且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木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且備之且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暴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袤十二尺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惣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且上也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

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且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且

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且

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且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且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前漢四十九

師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

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且沙布其表且視其跡

目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且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先為室屋具

師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

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且沙布其表且視其跡

目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且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助赴胡不避死非呂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呂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成

也邊者呂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呂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呂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呂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呂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呂救疾病呂脩祭祀男女

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呂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呂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呂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呂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呂相識驩愛之心足呂相死如此而勸呂厚賞

威呂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

也音初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亮反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遠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或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

迹所及靡不聞命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頻寐反是曰大禹能亡失德夏曰

長林師古曰林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

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並建豪英曰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曰安

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曰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曰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曰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曰薦先帝之宗廟下曰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曰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鳥虡

戒之師古曰虡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

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曰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栢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

也

退託於不明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臣求賢良讓之至也

師古曰謂

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廼臣臣錯充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

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

巨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五

穀孰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已內怨

及人師古曰曰已之情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歧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曰國任之曰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

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孟康曰機

發也陷曰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

者賞薄如此歛民財曰顧其功師古曰顧離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曰禁天下不

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

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

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

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

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

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

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

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

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

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民力

罷盡賦歛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爲諛諛

直爲恐懼而爲諛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喜意妄誅曰快怒心

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害於下僭音干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

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

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

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擊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非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

除關不應劭曰接之呂禮不呂庶孽者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賓禮長老愛郵少孤

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曰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已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已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已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

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已神明不

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已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已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

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呂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呂錯為

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巨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

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堧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呂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呂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

錯曰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呂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師古曰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益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

發序何呂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呂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子弟各有分地呂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呂子吳劉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呂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棄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呂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呂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社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

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呂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赴括為將其毋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毋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呂毋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終

漢書四十九

漢書四十九

